

麦里芝水库，仿佛镶嵌在新加坡中部的一颗翡翠，碧绿润泽，清新可人。植被莽莽的原始森林与澄碧清幽的浩瀚水面相映成趣，行走其中，如同在一幅诗意盎然的山水画中漫步。

我在国内见过的水库，多半蓄水调洪发电多功能于一体，且多在地形险要的高峡之处，若要行走其中，或舟车相伴，或攀爬相随，很难寻找诗情画意。新加坡半岛地形，无高山大川，修建水库并非为了发电，而是为了蓄水，因此新加坡人将境内大大小小的水库都叫做“蓄水池”。这些蓄水池，蓄自然雨水，蓄从马来西亚买人的淡水，蓄经过处理的“新生水”等等，供应千家万户的自来水，就源自大大小小的蓄水池。

一道大坝锁住了一面硕大的盈盈明镜，水波不兴，天光云影，说麦里芝水库的水面是一面明镜，一点不为过。水边不远，有几个简易码头，那是皮筏艇爱好者练习用的。有几对男女正在码头边练习登艇，小小的皮筏艇，只容得下一人，两个爱好者在同伴的帮助下，登艇、侧翻、落水，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我在一旁看着，觉得有点枯燥，他们却乐此不疲，也许这就是爱好的力量吧。

岸边有禁止钓鱼的牌子，清晰地提示，如



蒋忠民

资料图片

果违规在麦里芝水库钓鱼，将被罚款3000新币。过皮筏艇码头约300米，就是森林边缘。道路在此分岔，左边近水，是人工铺就的步道，曲曲折折顺着水库边缘延伸。右边上山，是一条类似于我们国家以前农村的机耕道的沙土路，路边的指示牌显示可抵达武吉知马山。我选择走靠近水库的人工步道。平静的水面，靠近森林边缘处水草不多，亦不见小鱼嬉戏。一路行走，不时可见砍倒或者锯断的大树，但没有人将它们清运走。

也许是四周高大的树木挡住了风，树叶不见摇曳，偶尔有水鸟一头扎入岸边浅水区，叼

起一尾小鱼，倏忽远去。路上，不时有人迎面过来，或一人，或三五人，或二人结伴，步履匆匆。亦不时有人从后面赶上来，走到前面很快不见踪影。

沉醉在静谧的山光水色之间，忽然发现步道离开了水库边缘，折向山里。此地看不见大坝，不知在水库的第几个山弯。继续前行，走进了山林深处。寂静，除了高大的树木还是高大的树木，迎面而来和后面赶上来的人越来越少。听说这一带山林有野兽，我一个人遇上野兽咋办？心里忐忑，脚步也迟缓许多。就地折返？回程显然不短，也许走下去，前面就到水

库边缘，又有新的沿水步道呢！正走着，突然迎面过来几只猴子，个头比我之前见过的猕猴小许多，毛色灰中略带白，蓬松，它们缓慢地走在林中的“机耕道”上，没有避让之意。四下张望，无人。我紧了紧背包带子，瞟一眼带头的母猴，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过去。终于远离了猴群，拍拍跳得剧烈的胸口，站在一棵大树下歇气。

后面上来一位徒步爱好者，攀谈间得知，她姓陈，新加坡人，老家福建厦门。她说：“刚才也遇到了猴群，只要不跟猴子对视，就没有事，再就是不要显露出身上带有食物，也没有事。”一路同行，她说这一带山林还有山猪，曾经有人在山下的公交站遭到山猪袭击。我问她：“偶尔在路旁见到标有公里数字的小桩表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那是告诉徒步者已经走了多少公里。”得知我还想继续绕水库走一圈，她笑着说：“你现在走到这里，已经不可能再绕水库走一圈了，继续往前走不到一公里，就下山，到另一个靠近水库的停车场。”走着走着，看到前面有以前土著居民居住的甘榜屋，为了建设好这个自然公园，这些土著居民都搬迁进了政府提供的房子。

有人交谈，不觉路远。十多分钟后，我们下了山。

故乡的槐花

吴海涛

故乡的花少，不像城里花团锦簇，只能到五月，等着看槐花。那时，通往大街有两条巷子，东边巷子尽头种着一棵古老的大槐树，平日不太在意，到了五月就能闻到清凌凌的花香，从巷子里经过的人就知道是槐花开了，槐花真香。

我上学时不走西边巷子，特意从东边巷子去上学，可以看到满树的槐花，槐花偶尔会落在身上，也会落到书包里。槐枝上长出新绿的叶子后，槐花才开，或含苞待放，或随风凋落。不像别的花开带给人太多欢喜，也不像别的花落带给人太多感伤，槐花是看淡了悲喜的花，它就那样细细碎碎的，带给人五月的小感动，不让心情起太大的波澜。

也许是物资缺乏的缘故，童年时，我经常提上篮子，穿行在槐树之间，采摘上好的槐花，回到家，母亲用水焯后去除涩味，与玉米和面蒸窝头，贴饼子充实粮食的不足。

五月，走在大街小巷，听到各种鸟鸣声和小贩的吆喝声，如果用一句古诗词来形容，就是黄庭坚的“槐绿低窗暗，榴红照眼明，玉人邀我少留行。”槐花是五月草木里最小的元素，已经成了五月美好的诗意，写五月草木，槐花是不得不写的小可爱。

离我家不远有个果园，里面有各种果树，杏花、桃花开时，我留意到枣树还没有发芽，那时就想，它们都不像五月的槐花如期而至。其实，我是没有认真看过长在树上的枣花的，认真观察后才知道，枣花三五成群挤在枣叶的柄端处，一棵枣树至少有两种绿。槐叶的绿是明净的碧绿，槐花是嫩嫩的洁白色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似白雪一样，它

们都泛着干净的光亮。

槐花太小了，耳钉那么小，一树槐花看上去就像一串串白色的小灯笼，一簇簇槐花依偎在叶柄处，宽阔的槐树叶底护着槐花，若是下一场雨，也不用担心槐花被雨水侵袭。

我喜欢把槐花与江南的茉莉花对比，除了它们的花朵都稠密、细小、清香之外，我觉得它们骨子里有相同的东西，都是默默释放美的草木，不带给人震撼，而以柔弱打动内心。

在乡村，我家里有四种草木，一种是月季，一种是葡萄，还有一棵是香椿，再就是一棵石榴树了，要看槐花就得去村头的老槐树下。

前几天遇见一位文友，他说：“今年春天来得太晚，山上还不见翠绿。”我忽然想到他那儿的山上种的都是槐树，槐叶绿得迟，自然感觉春天来得晚了。五月，满街生机盎然。坐在车上，看车窗外槐花一闪而过，感觉比看见花红还美。潮润的街道上，一地槐花如同苔花，走在上面感觉到细软，太多的槐花凋谢为泥，连成为一枚书签的运气都没有，但是，它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。山里人质朴，若是槐花时节出生的小女孩，取名“槐花”，这样的女子不见面也知道她朴实善良。

秋天，恰好有一位友人送我槐花饼，让我尝尝。等时间久了，记忆渐渐模糊了，如果品出故乡的味道，该多么浪漫啊。在那个邮寄书信的时代，为什么没有把槐花放在书信里远寄？如果有那样的记忆，和我一样喜欢槐花的朋友，该多么幸福啊！



融水怀宝镇盘荣村的几名妇女正在制作五色糯米饭迎接传统节日“四月八”。
龙涛 摄

马头峡追贤

廖红日（壮族）

从大西南蜿蜒而来玉带似的右江，流淌至状如马首的马头山下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，由此形成葫芦状半岛和陡立幽深的峡谷，这个峡谷名叫“马头峡”。

那时，天还是高远纯净的天，江还是碧波荡漾的江，气候也还是如此的温润宜人。

一艘由南宁逆流而上的船，缓缓驶入右江河道。两鬓棱峭，须髯浓密的男人伫立船头，观赏着眼前旖旎的风光。右江两岸古树参天，苍竹青翠，挺拔的木棉花红似火。树上燕子呢喃，布谷鸟在不停吟唱。

船行至马头峡，只见两侧崖面时而怪石嶙峋，时而草木倒悬，时而壁立千仞，造物之奇叹为观止。突然，南边一处石崖上，一块巨石平展如镜，“镜”旁出现一个洞口。

站在船头的男人命令船只就近停泊，与随从擎着火把，攀爬入洞。进到洞内，无比广阔，可容万人。玲珑剔透、仪态万千的钟乳石，显得神秘而幽静。

“此乃修身悟性之绝佳境地。”他不由地发出一声赞叹。

这个人非寻常人，乃文治武功，戎马一生，心学思想的发扬者与集大成者王守仁，世称“阳明先生”。

阳明先生于洞中盘桓良久，返回船内，仍然意犹未尽，即刻挥毫泼墨，“阳明洞天”四个遒劲雄浑的正楷大字跃然纸上。片刻沉吟后又乘兴即书《征抚思田功绩文》，并令人镌刻于马头峡巨石上。

随后，阳明先生登临人口聚居的北岸村寨。虽然没有文字记载，但可以想象当时人们热情迎接阳明先生的情景——岸

边，头包彩巾、上着蓝黑黎棉、下围花幔裙的女子，手捧瓷碗唱着迎客嘹歌给贵客敬酒。一群身穿对襟土布唐装的男子，手执木杆，围着木岩边敲边舞，声色浑厚铿锵。

上岸后，阳明先生行至马头山东侧山脚下，虔诚祭拜当地“阿公庙”——后来改称“大王庙”，据说就是当地人民为纪念阳明先生而改的。

夜幕降临，阳明先生手抓香甜柔軟的五色糯米饭团，口嚼鲜美嫩滑的“没六鱼”（学名叫“岩鲮”），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。他一边品尝独特美食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讲述其心学思想，听者全神贯注，频频颌首。

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他不是病魔缠身，如果与马头峡相遇的时间不是太晚，马头峡“阳明洞天”一定会留下更多的故事和墨宝。这算不算是一种遗憾？不久之后的第二年，他就病逝于归乡途中。

近五百年来，无数过往马头峡的文人墨客无不停舟瞻仰先生墨宝，并写诗抒怀，表达对先贤的感念与哀思。“墨迹淋漓悬壁上，英风想像大江滨”“大贤树立多奇伟，一片摩崖万古传”，像这样的诗文，至今留下来的达百首。

马头峡还是幸运的，此处“阳明洞天”是阳明先生在广西留下的著名遗迹之一。

站在灯火阑珊的北岸，远眺南面半岛古色古香、日渐繁华的阳明古镇，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，一股文明的力量涌在心头。于是，文化的自信与从容油然而生。

画 卷

五月

潘彩宜(壮族)

我想让飞进五月的蝴蝶
留下昨日芬芳，化成万绿丛中的一枚绿叶
让新蝉在叶背漏出几句蝉声
让五月出巢的雏鸟初展新啼，飞上枝头

我想在暮春初夏的转角
与五月作一场拥抱和离别
当雨后的霓虹出现
我已经赶往另一处热带雨林

灌山河等待一扇门打开
让一幅宜居宜业的画卷悄然苏醒
灌山河等待少女的花裙滑过
把温存的梦交给白莲花绽放
灌山河等待一叶竹筏从蓝天驶来
借柳丝掩盖水花的碰撞

彭祖泉含笑不语
用千年甘甜刷新岚岩村的晨风
一群母鸡从灌山河飞起
将故事的镜头拉升到画面之外
小鲤鱼开始走街串巷
兜售一万个版本的号外新闻